

# 點滴難忘師友情

劉崇齡

## ——大夏大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作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一日爲大夏大學創校六十年紀念，謹撰此文，聊盡一己紀念母校之心意。

我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冬，考進大夏大學法科（民國十八年後改稱法學院），二十年冬，畢業離校，在校修讀僅祇三年；時間雖短，然三年之中，曾親炙了王校長伯羣、歐副校長元懷，及卸去首任校長職後，仍任教母校的馬前校長君武，與當時甚負盛名的良師孫浩烜、魯繼曾、傅式說、王毓祥、吳澤霖、邵爽秋、孫瑞、潘光旦、陳鐘凡、夏丏尊、常乃惠、左舜生、盧錫榮、唐慶增、俞志翰等多位先生的訓迪，獲益良多，並曾一度主持學生自治會。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曾代表母校學生會出席上海市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及全國學生總會的籌備工作。當時的我，僅逾弱冠之齡，可說是年富力強，勇於任事；直至民國二十年冬，畢業於母校法學院之後，始結束了黃金時代的學生生活。

在母校肄業三年之中，我的生活可說是多姿多采，一點一滴，都使我有美好的回憶；而畢業離校之後，距今瞬屆五十二年之久，在這漫長的

歲月中，許多位良師學友，對我都有過不少接觸，與發生過不少的影響力；雖其中去世者已逾半數，然音容宛在，沒世難忘。玆就記憶所及，分述於後，藉誌拳拳追念之意。

首任校長馬君武，多才多藝又多情。

母校首任校長馬君武博士，當其轉任中國公學校長之時，仍兼任母校教授。作者於民國十八年春，在膠州路校舍時代，曾選讀其所授「近代思想史」與「歐洲民族遷入亞洲史」，馬老師講課時，條理分明，聲似洪鐘，雖然不發講義，但學生筆記，大都非常清楚。馬老師早年追隨國父開府西南之時，曾擔任秘書長要職，國父倚臂之股，可以想見。旋先後出任廣西省長與廣西大學校長。民國廿六年間，陸先烈陪東哲嗣少東先生，爲其長子陸玉崑兄擬入廣西大學肄業事，曾託我向馬老師關說，馬老師知道是故人陸皓東的嫡孫求學事，立予允諾。雖然玉崑兄終以道遠未及赴桂升學，惟馬老師念舊之風義，至足令人欽佩。晚年馬老師喜愛桂劇，並曾出任桂劇改良之責，尤喜看其誼女小金鳳主演之桂劇，每晚常至戲院固定之廂房觀賞。當時有詩人李鏡生先生在廣西日

報歌之以詩曰：「詞賦功名悵影過，英雄垂暮意如何？風流契女多情甚，頻向廂房送眼波。」此詩傳誦一時，馬老師不以爲忤，大有其當年歌詠張少帥「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之風趣。由於上述情節，我們認爲馬老師不但是功在黨國的元勳，而且是博學多才，又是多情多義的前輩先範。

王故校長書法遒勁，獎掖校友無微不至。

王校長的書法，早負盛名，過去曾用篆字爲我寫了一幅中堂。民國六十三年我在大夏大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文集所撰的「無限深情憶母校」一文中，曾選刊過。民國廿五年冬，先大父仲訓公在故里中山縣去世後編印的哀思錄中，王校長曾賜頒「典型猶存」四字，真可說是殞存均感。在王校長的遺墨中，其筆力遒勁，可見一斑。

民國十八年春，王校長爲鼓勵全校學生重視國文，曾舉辦論文比賽，獲獎者由王校長頒賜獎金大洋二十元、十五元、十元、五元及分賜紙筆墨等物，以示獎勵。我初進學校，當時曾試投一稿，獲得獎金十元。領獎之時，適晤王健民學長，同赴膠州路口的包飯店午餐，大嚼一頓，花費不

到兩元，這雖是一件小事，但王校長對獎掖校友的苦心，是值得紀念的。

民國廿五年全國舉辦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我在原籍廣東省中山縣參加競選，我在中山縣候選人的八位當選人中，曾以相當高票當選（這八位候選人當選次序為：吳飛、陸少東、劉崇齡、李成、李仙根、歐陽駒、黃詠臺、林若時）。依照當時的選舉法，各省縣候選人的選舉，是由各該縣鄉鎮長投票選舉的。當選了各該縣的候選人後，須由省政府報請中央政府於當選人中圈定若干人，再發交各該省縣選民直接投票選舉之。因此，我於民國廿五年夏當選了廣東省第二選舉區中山縣的候選人後，即進赴京滬，希望獲得中央的圈定，始有資格參加當地選民的直接選舉。我於接獲了中山縣政府廿五年十月十三日當選本縣候選人的通知之後，即於十一月間前赴京滬，進行圈定工作。道經上海時，親赴愚園路王校長公館叩謁王校長，說明遠來意願後，王校長非常高興，並表示願意盡力支持，當時王校長是國民政府委員，可有推薦力量。可惜未幾倭寇入侵，我們實行全面抗戰。在兵荒馬亂中，中央不願意於此時引起政治風暴，乃決定各省縣之代表候選人，不辦圈定程序，逕由各省黨政當局分別遴定。我以年輕歷淺，未獲入選，辜負了王校長的一番美意；然其對我的厚愛使我永銘難忘。

歐元懷副校長，精明幹練，愛校如家，費心盡力。

母校創立之初，筆路藍縷。歐元懷副校長當時年富力強，精明幹練，協助王伯羣校長處理校

務，并非有條；與校內各部門主管，又能和衷共濟，使校務蒸蒸日上，深獲政府當局與社會人士及學生家長的同情與支持。不數年間，學生人數激增數倍。民國十八年，獲教育部核准立案；民國十九年，中山路新校舍落成，學生人數已增至三千餘名，發展之速，至屬驚人。這是歐副校長協助王校長合作無間，愛校如家之功。

若論私誼，歐副校長對我一向關懷備至，當我於民國二十年冬畢業母校法學院之初，歐副校長曾表示要我留校擔任助教，我當時以思家心切，未予接受。迨至民國二十九年間，我辭去廣東省政府公報總編輯之職，正與家人旅居澳門之時，歐副校長適任貴州省政府教育廳長，迭次來諭，邀任該廳秘書，我雖未能避囑赴任，然其對我關切之情，實出至誠。民國三十年，我任職重慶社會部，歐副校長每次赴渝，亦必約期一晤。民國卅七年，歐副校長與吳春晴學長同時當選立法委員，經常在南京出席立法院會議，歐副校長特為介語，俾便聯繫，足見其平日對大夏校友關懷之切。可惜其晚年身陷大陸，幾遭清算，鬱結以終，校友聞之，不勝唏噓惋惜之至。

教務長魯繼會，素以嚴明著稱。

母校教務長魯繼會先生，辦事認真，其所授教育原理一課，指定係各學院同學之必修課程，任何一位同學都必須選讀這一門功課。而魯先生管教甚嚴，月考、期考從不馬虎。考試時不准夾帶，不准偷窺隣座；而且打分數十分嚴謹，常常半數不及格，七十分以上者，已不容易。我幸得一試過關，且獲分數不少，實屬難得之至。

民國卅九年夏，魯先生奉派至澳門擔任中山文化教育學院院長。發表任命之後，有一天晚上，教育部次長高信先生為其設宴餞行，並邀我作陪；我是晚因另有他事，未克赴約。翌晨與高次長通電話，得知魯先生當日下午飛港轉澳履新，是日上午匆匆趕赴魯先生寓所拜訪，承囑介紹港澳校友協助，其關懷校友之情，至屬真誠。我當即去函是時居留香港的校友周秉維兄，請其就近在港訪晤；惟周兄接函後，在港趨訪之時，魯先生業已赴澳履新了。當時內子馮錦華正旅居澳門侍奉雙親，並撫育兩兒，家務繁忙，實難抽暇任教；惟內子於民國廿三年畢業母校附屬高中部，並於那年直升母校教育學院教育行政系，在校時曾選讀魯先生所授之課，頗有印象，晤談之後，即囑其擔任六年級班主任，兼任國文等科教員，直至民國四十一年，內子携同小兒並侍奉雙親來臺定居，始辭去該校教職。未幾魯先生亦卸職返臺。嗣以年邁，過返故里，今聞去世多年，緬懷道範，曷勝悼念。

吳澤霖、邵爽秋兩院長，既傳道授業，又作月老。

母校文學院院長吳澤霖先生，經常面帶笑容，教學又認真；我進入母校之初，雖是法學院學生，但會選讀吳老師的「社會起源」與「社會學」。吳老師旁徵博引，探古論今，使學生聽得津津有味；課餘與學生有說有笑，故頗得學生的愛戴。邵爽秋老師擔任母校師範學院院長，樸實無華，喜穿土布衫褲，戴上老花眼鏡，勤勤謹謹，道貌岸然，使人見之肅然起敬。我雖然沒有選

讀他的功課，但內子馮錦華是民國廿三年在母校附屬高中畢業後，直升母校師範學院，邵老師就是這個學院的院長，而內子也就是他的受業弟子。

我於民國廿年冬畢業母校後，初擬赴法留學，後因故未成行。民國廿三年在廣東瓊東縣擔任教育科長（新縣制後由局改科），民國廿四年春請母校歐副校長元懷福證，並請文學院院長吳澤霖為男方介紹人，師範學院院長邵爽秋為女方介紹人。我們事前洽訂了八仙橋青年會餐廳為禮堂。是日到賀的同學有衛鼎彝、簡廣賢、李思勤、黃惠芬、張汝礪、黃祥瑾、黃礎增等同學約卅餘人。席上歐吳邵三老師，均曾致詞訓勉。翌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倆于雙方家長的敦促之下，在廣州中央大飯店舉行結婚典禮，至今已逾四十八年之久，目前我倆已兒孫滿堂，大的孫男孫女，已在美國大學深造；小的亦在臺北國中肄業了。

我倆是民國二十年同在母校求學時開始認識的，我當時是大學四年級，而內子正初進母校高中部一年級。那時我倆都是年輕人，麗娃河畔，羣賢堂前，都是我倆談情說愛的聖地。然而曾幾何時，神州陸沉，物換星移，而我倆均已年逾七十，雙鬢灰白，更不知何年何月，方能重遊舊地呢！

中山縣人，與母校有緣，有事實可證，自非空言。

我是中山縣人，也是卅五年前由中山縣一百多萬公民所選出的立法委員；我也是民國五十二

年繼母校校董王雲五先生擔任臺北市中山同鄉會第一屆與第二屆理事長，由民國四十八年做到五十二年。我則由民國五十二年任，繼王校董之後擔任理事長直至現在，已逾二十年之久。王雲五先生雖是母校後期的校董，而我則是母校五十三年前的一位畢業學生，但都是中山縣人。

國父哲嗣孫科先生，曾擔任母校校董會董事長，他於民國五十四年由美返國，參加國父百齡誕辰紀念。嗣後在臺定居，臺北市中山同鄉會恭聘其與王校董雲五擔任名譽理事長。迨至民國五十九年，臺北市中山同鄉會聯合美國、加拿大、菲律賓、秘魯、千里達、澳洲、巴拿馬、星馬及香港等地區的中山同鄉會，籌組世界中山同鄉總會；嗣奉內政部核准成立，並推定我擔任總會主席，母校教授林繼庸為監事長，並恭聘母校董事長孫科、校董王雲五為名譽會長，母校教授旅居美國的林登博士等為顧問。林登教授早年任教夏威夷大學，而美國參議員鄺友良當時曾選讀林教授所授政治學等課。林教授歷任中國國民黨第四、五兩屆中央委員及駐美國黨部特派員，民國四六七年間，曾任母校及光華大學、之江大學等校教授。民國六十三年十月返國觀光，適值鄺參議員伉儷來華訪問，而世界中山同鄉總會曾假圓山大飯店以茶會歡迎。是日鄺參議員亦得與業師巧遇。當我代表世界中山同鄉總會致歡迎詞後，鄺氏初用中山土話閒話家常，繼後談到有關政治問題改用英語致詞，則請林教授以中山話代為傳譯。雖見我中山縣人過去在母校任職者為數不少，可知

我中山縣人與母校有緣也。  
稔社歌舞晚會轟動全校，經濟學會論文賽會獲獎。

在膠州路舊校舍時代，有一個「南濤社」的組織，是由校內廣東、廣西兩省同學聯合組成的。我進校之初，沒有參加這個組織；過了一年之後，我們中山路的新校舍落成了，我與粵籍同學簡廣賢、張汝礪、衛鼎彝等商議要組織一個純廣東籍的同學會，定名為「稔社」，這個「稔社」組成之後，大家推我當主席，我自念無法推辭，祇有當仁不讓。當時我們準備在新校舍大禮堂舉辦一次盛大的歌舞晚會，並以邀請最負盛名的紫羅蘭小姐表演歌舞來號召。貼出海報後，馬上各方索取入場券者紛至沓來，我們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嗣因紫小姐因事未克如期光臨，急得我們一身冷汗；幸獲某報刊負責人拔刀相助，介晤當年在上海的名藝人梁賽珍、梁賽珠與梁賽珊三姊妹與吳鶯鴻小姐等，得其慨允，屆時前來助慶。是晚各位盡力表演，觀眾皆大歡喜，對我們都有很好的印象。其後稔社同學，復舉行多次的旅遊，如組隊作松江之遊，由松江籍同學王君作嚮導，我們曾親嘗了當地著名的松江鱸魚；又如姑蘇之遊，我們欣賞了張繼先賢所親題的寒山寺碑文；又舉辦近郊龍華寺之遊，與法國公園、虹口公園之遊，經常有歡敘。自從稔社成立之後，我們的活動項目增加了，我們結交的校友愈來愈多了。我們這一個成立未久的學會，竟然引起各方的矚目與重視。所謂「事在人為」，真是一句足以醒世良言。

王健民詩文有價，春夢無痕。

王健民學長年紀比我大，入學比我先，畢業比我早一學期；而其在母校領導學生會工作，也比我早一年多，我稱之為學長，對他而言真是當之無愧。

健民兄質樸無華，口才辯給，對詩文詞賦，早負能名；且文思敏捷，書法秀美，是一位學養深邃的讀書人。他於民國十八年擔任過母校學生自治會委員兼出版組主任及大夏期刊總編輯。當時他主編大夏期刊，向我徵稿之時，我曾寫了一篇有關政黨理論的文章送去，辱承謬賞，選刊於該刊的第一篇。

翌年學生會改選，他當選了學生會主席，我同時也當選了學生會委員兼出版組主任及大夏期刊總編輯，完全是接替他當選主席之前的工作。直至他於民國二十年夏畢業離校，學生會已屆改選之期，我又接替他當選了學生會主席，這真是一件巧合的事。學生會主席任期本屬一年一屆，但是我於民國二十年冬已告畢業，我祇是做了半年的主席而已。

健民兄讀書比我用功，寫文章比我勤快，而做事又能刻苦耐勞，是我生平最敬佩的一位同學。健民兄來臺後，擔任政治大學近代史教授多年，曾經花了許多心血，編著了一套完整的「中國共產黨史」上中下三大巨冊，曾送我整套，內容豐富，實為非常珍貴的著述。

民國六十九年健民兄因病去世，公祭前我會親撰輓聯，以誌哀思，文曰：

五十年前，同校同系又同班，且同在學

生會分勞，契合擬金蘭，而今空懷舊雨。千萬里外，為黨為國復為民，更為那近代史作證，飄零悲玉樹，此後徒仰高風。

最近披閱健民兄遺著「七七草」，知其人生的途程上，遭遇過愛情的煩惱，健民兄在母校創校五十週年紀念文集中寫了一篇「事如春夢了無痕」，拜讀之餘，使我深深感覺到健民兄真是個「詩文有價，春夢無痕」的名人了。

劉脩如讀書做事，守法知方。

民國十九年秋，母校學生自治會改選，我當選了委員兼出版組主任及大夏期刊總編輯。這一期本刊，原定每學期出版一次，但因學生會經費有限，祇得改為每年出版一次。關於這期會刊編輯委員的人選，脩如兄是其中之一。我認識脩如兄似乎是從參加經濟學會與共同編輯會刊開始。脩如兄文筆流暢，構想週全；我記得這一期的會刊，脩如兄的大作是選登於第一篇。

民國二十年暑假後，學生會又屆改選之期，我們經過了一年多的交往，彼此都有相當的瞭解，至是會同一些志同道合的校友，聯合參加學生會的選舉工作，開票結果，我們推薦的名單，全部當選。不過這一個學期，是我在校修足學分準備畢業離校的學期。

脩如兄曾在母校創立五十週年文集中寫了一篇「我的大學生生活」的大作中，有一段說過「二十一年秋，我進入了四年級，大夏學生會改選，……我繼上屆主席劉崇齡兄之後，充任學生會主席」。脩如兄這一段記述，事實上有些出入，因我這一屆學生會主席的任期，依規定應延到二

十一年秋為止，但事實上，我已於二十年底畢業離校。我提前畢業之後，脩如兄亦提前半年接替我擔任學生會主席，而二十一年秋學生會改選，脩如兄不過是連任主席而已。

脩如兄在校讀書非常用功，其參加學運以及處理其他一切事務，都很講求原則，可說是一位耿直而又守法知方的君子。

我和脩如兄是五十多年相處的老友，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曾經給予我很多的幫助，也曾給予我一些窘擾，而這些窘擾，最後終獲解決；不過在這些事情的過程中，亦足以證明脩如兄生平做事，耿直無私的個性。

我說他曾給予我一些窘擾，究竟是什麼事呢？

舉一個例說：我們臺北市中山同鄉會於民國五十九年聯合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秘魯、千里達、香港等地區的中山同鄉會籌組世界中山同鄉總會，曾邀請海外各地的同鄉代表返國舉行籌備會議，推定我擔任籌備會的主席，並通過恭聘孫科、王雲五及美國參議員鄺友良三位鄉先生為名譽會長，他們都表示樂意接受我們的聘請。脩如兄當時擔任內政部社會司長，主管全國社團的組訓業務。脩如兄當時認為我國三千多縣市，如果每一縣市都要組織一個世界性的同鄉總會，內政部怎樣去管？這一個意見，理論上是無可厚非的。而我則引用僑委會高委員長的意見，說明海外各大都市都有中山與臺山同鄉會的組織；够資格組織世界性同鄉會的，全國各縣市之中，也祇有中山縣與臺山縣

而已；我並說明，美國參議員鄺友良已有來函，表示樂意接受我們世界中山同鄉總會名譽會長之聘；如今政府倘若不准我們成立，要我如何向美國的參議員解釋？經過我一再力爭之後，脩如兄與中央黨部梁主任最後終於表示同意，而我們已於民國六十年十月呈奉內政部核准立案。這件事在進行的過程中，脩如兄雖曾給予我一些騷擾，而我們雖是五十多年的老友，但辦起事來，大家都要據理力爭，絕不徇私，我倒佩服脩如兄這種耿直方正的做法。

### 周秉維幽居海外，不忘故國。

周秉維兄是民國十八年秋進入膠州路時代的母校肄業的，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循規蹈矩，勤奮向學的好學生。他於民國二十二年畢業後，先後在上海及廣州工作過。民國卅年後，我們同在重慶服務。當時我在社會部部長辦公室工作，並兼任社會部社會工作通訊月刊社社長，我辦公與居住的地點，都同在林森路；而秉維兄則任職於僑委會所屬的僑生服務總隊，地點在龍門浩。有時他進城，間或到我住處過夜。他每於深夜醒來，還看到我伏案疾書，而他清晨起床之時，我則早已準備上班了；他有時以奇怪的口吻問我，為什麼看不見我去睡？其實那時我年紀還輕，經常睡眠四五個小時便够了。而我當時在辦公室的任務是負責撰寫演講稿及論文，這些工作在辦公室無法好好地做，祇得拿回家裡深夜動筆了。

我與秉維兄及衛鼎彝兄於我初抵重慶的第一個月內，都當選了旅渝廣東同鄉會的常務理事。當時同鄉會不設理事長，僅由常務理事五人輪值

主持會務，遇有重要會議或隆重的大會，則在常務理事五人之中，推選一人為主席，遇到這種情形，大家常常推我主持大會。當時有一位姓謝的常務理事，是中央委員，希望當理事長，多次要求我們增設理事長一人，我們未予接受，後來他連理事也辭去；大陸淪陷後，聞說他已投靠共匪了。當時我們三人合作無間，而重慶的廣東同鄉會，可說是全由我們三位大夏校友所主持。

抗戰勝利後，秉維兄奉派充任廣州特別市黨部委員兼組訓處處長。大陸淪陷後，他舉家避難香港。民國四十一年，我邀他來臺，那時我住在新竹。當他全家來臺之初，一同住進我新竹的家裡之時，帶進了許多行李。是晚小偷前來光顧，深夜為我發覺，我順手拿了一枝木棍追打小偷，秉維夫婦醒來見狀，反而勸我不要窮追了。事後有時談起，他還佩服我當晚的勇氣。秉維兄來臺是要找工作的，那時我的好友林清輝兄擔任省立新竹工業職業學校校長，我曾陪同趨見林校長，並極力為之推薦，終於獲得林校長的同意，聘其擔任該校的訓導主任，並分配到一所相當大的住宅。後來教育部計劃在新竹試辦小學畢業生免試升讀國中，並在新竹設立了幾所國民中學，我為了此事，曾託教育部張部長薦其擔任新竹市立第二女中校長。數年之後，秉維兄兒女長大了，分別先後進入臺大、師大及東吳大學求學，以至畢業，嗣更分別赴美深造，有些已拿到博士學位，在美擔任高職了；秉維兄夫婦教養有方，各兒女均已成家立業。目前秉維兄全家均已移民美國，定居於洛杉磯，我每次出國訪問，道經洛市，

常有敬敘。他目前雖是美籍公民，但熱愛祖國，老而彌堅。近年在當地許多報章雜誌中，得知其經常手持國旗參加反共遊行，高呼反共口號，並抽暇撰寫反共文章；正是身在海外，而心存故國，這種忠黨愛國的情操，是值得我們敬佩的。衛鼎彝好俠尚義，也是球場健將。

衛鼎彝兄嫉惡如仇，好打不平，在校時如此，到社會服務也是如此。當母校選進中山路新校址後，我是法學院三年級的學生，他那時在母校的附屬高中部肄業。他是母校排球隊的領隊，也曾被選為遠東排球隊的選手，鋒頭很健，經常與暨南、復旦、光華各大學的排球隊比賽，我也經常陪同前往作他的啦啦隊。最近我和當年暨南球隊領隊徐亨兄談起當年大夏與暨南排球比賽的情形，並說明我是他對方球隊的啦啦隊員，對他的球隊諸多不利；相對莞爾而笑，大家都為母校賣力，理所當然。

鼎彝兄是華僑子弟，慷慨好客，人緣甚佳。民國廿八年後，鼎彝兄轉到重慶，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擔任中校視察，經常在渝港之間飛來飛去。民國卅三年，陳果夫先生向海外部陳部長推薦他出任國民黨駐檀香山總支部書記長，發表多時，無法赴任；因當時出國辦黨務，必須借用政府機關的名義，方能獲得當地政府的許可。當時海外部陳部長曾去函社會部谷部長請求給予衛兄一個名義，為谷部長所婉拒，而後轉向僑委會及教育部進行，亦遭謝絕；遷延多時，仍無法成行。我為此事曾代向谷部長請求過兩次，都無結果。許多好友認為如果不能早日辦妥

簽證，此事就要告吹了。最後，我陪同鼎彝兄趨謁谷部長，報告其中經過，始獲同意。但谷部長一再表示：「下不爲例」，請其轉告陳部長，以後不要援例請求。至是鼎彝兄始得欣然赴任。當年谷先生曾批評我，說我「過重私人感情」，而我確有這種弱點。

### 鍾煥新多才多藝，多子多孫。

鍾煥新兄好像是與衛鼎彝兄同時畢業於母校法學院；民國卅年間，曾在貴陽母校擔任法律系教授，並且在當地執行律師業務。大陸淪陷後，曾到荷屬婆羅州及印尼辦學。當其出任巨港華僑中學校長時，曾回國觀光並參加祝賀先總統華誕，在海外曾經遭遇到共匪的打擊與威迫利誘，但他仍堅持忠黨愛國的情操，不爲所動，亦毫無畏懼之心，真是一位忠肝義膽的男子漢。

煥新兄求知慾很強，在母校時是法律系的高材生；也曾學習中醫，做過甚獲時譽的針灸醫生；又曾協助嫂夫人開設洋裁學校，寫過幾本有關洋裁的教科書，如「旗袍短裝無師自通」、「洋裁無師自通」、「男女高級西裝無師自通」、「緊身內衣無師自通」等佳作。旅居印尼時，也曾仿製「獨山鹽酸菜」，交託當地最大的百貨公司寄售。煥新兄真是我所認識的校友以至我所有的新交舊雨之中，一位最多多才多藝的名星了。

煥新兄不但多才多藝，而且多子多孫。其中有些是大醫生，有些是法學專家，有些從事銀行工作，都已成家立業，而今兒孫繞膝，蘭桂騰芳。我們老友得知其盛況，爲之欣喜，亦爲之驕傲；煥新兄厚德載福，應享晚年之福也。

### 李思勁精明細緻，學優而商。

李思勁兄聰明人也。他在校時，苦讀勤學，溫柔細緻，風度翩翩，亦佳公子也。民國十九年，我們在校籌組社及從事學運之時，曾蒙大力支持。當時他與女校友黃惠芬十分接近；而我畢業後，於民國廿四年由粵赴滬，與校友馮錦華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訂婚禮時，除恭請歐副校長福證及吳澤霖、邵爽秋兩院長爲雙方介紹人外，並邀請李思勁、黃惠芬兩校友代爲交換飾物。是日行禮如儀，李、黃兩校友曾爲效勞。翌年我與馮錦華校友在廣州舉行婚禮，屈指一算，將屆五十年之久；而今兒孫滿堂，緬懷往事，輒深感念。

思勁兄民國廿二年畢業母校後，留任副校長室秘書，精明幹練，深得歐副校長賞識。抗戰期間，彼一度在港主持調查工作。民國廿九年間，我辭去廣東省政府公報總編輯職務，前赴澳門探視雙親與妻兒。當時歐副校長適任貴州省政府教育廳長，多次函電囑我赴貴擔任教廳秘書。此時思勁兄在港與我面談，力邀我赴京從事查報工作，我在猶豫之中。越數日，思勁兄約晤，謂已徵得戴先生同意，促我早日成行。我一再考慮，自念顛直成性，實不宜於此項工作，乃婉却之。此時衛鼎彝兄由滬飛港，約晤時曾謂倘如兄在社會部服務，獲知歐副校長有邀我至貴陽任事之意，一再表示：「與其赴貴，不如前來中央所在地之重慶。」最後我終於決定赴渝，進入社會部服務。如今時隔數十年，事過境遷，已無機密可言。我之所以引述此事，用以說明思勁兄對我一向關切之意。

### 民國四十三、四年間，思勁兄在港經營之啓明企業公司，業務鼎盛，獲利甚多，乃決定來臺創立啓明化工廠。經擇定新竹郊外，購地建廠。其時我實居新竹，思勁兄因居留香港時間較多，故一再邀我出任該公司董事長，我自念不是這種材料，再次推却。後來該公司因用人不當，大虧其本，終告停業。當時該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尚侵占該廠之樟腦製成品數十大箱，時值新臺幣五六十萬元。當時我曾以律師名義代其去函追索，並得其好友張伯英先生之出面干涉，始獲回數十大箱之成品，亦不幸中之幸矣。事後思勁兄於閒談中，仍以此當時不允擔任其董事長，以致無人監督，發生虧累。其實我確無經商經驗，即使勉強擔任董事長，也未必能盡監督之責，至今想來，亦有些愧對故人之感。

本年四月十五夜，我曾與校友董憲民兄通一電話，獲知思勁兄已於上月在港去世，緬懷舊雨，不勝悼念。數年前思勁兄一度來臺，我曾邀約鼎彝兄與其同到紅寶石二樓歡敘，這是我與他最後一次的敘面。當時他曾寫給我居留美國屋宿的地址與電話號碼，可是我近年出國訪問，道經舊金山之時，亦未能與之約晤，真是近在咫尺，而緣慳一面。而今我們大家都到了年逾七十之時，總有「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之慨，走筆至此，不勝唏噓繫之！

我自民國十七年進入母校肄業以還，迄今已逾五十五年之久，在此五十餘年之中，先後接觸之師友，爲數不少，本文所記述者，未及十分之一，遺漏之處尚多，深以爲憾。